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起劉東星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 七月壬戌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尚書楊一魁疏今日之可慮者不在漕而在河蓋黃河決徙尚無歸著

既南憂其淤而不能受又北憂其來而無所容勢當廣挑故道以為容受之區與巡漕御史楊光訓請復故道所見略同至目前為新運計有徐洪以下二三淺處或就淺撈濬或增添月河更將呂洪沙枋二處正河築壩用閘節水以便經行則汶泗沂沭源泉微呂周柳諸湖加之小浮橋源流之水明春自足濟運不至嗷嗷仰給於黃流而李吉口以下濬治之工亦可從容料理為萬全永賴之計其碭山五聖廟下流一帶中有淺滯處亦

宜量行疏濬蓋河流通則徐邳不梗而漕利商虞不波而陵安此一舉三益之策也至於查復徐邳故道之說果一勞可以永逸即宜早為設處以濟新運上是其議十一月乙丑黃河之役先是漕臣力主復故道之議新河臣有漕河併治之議以復故道為治本挑運河為治標據議勘估工食費用四十七萬有奇其搜括在工零餘支剩並援例陳乞者二十五萬有奇尚有二十餘萬無從措處科臣韓學信上言該部應從長計議果錢

糧接濟如數及期一聽河臣料理上以河徙無常議復故道迂遠煩難下漕河臣再酌議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泗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堍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

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

宿費可十萬緡

明紀事本末

是年黃淮交泛安東水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七年三月丁亥工部覆總河劉東星議大約謂黃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

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中罷今河果決黃堦而南徙繇韓家道口至趙家圈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先年議復之故道也繇趙家圈尋老黃河故道開挑繇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據運同趙垌等估挑闊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河一開則目前大挑運河及小挑濁河工程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之策則永夏迤西一帶舊隄宜行河

南管河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母河舊渠宜接挑寬闊
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圈瀰漫易淤宜先挑支河擇迎溜
處所開口仍於對河南岸捲埽築雞觜壩逼水直射以
免復淤之患原吉口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前功似不
可盡棄但有李吉口至鎮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自趙家
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既已建閘節省汶
泗之水則鎮口一帶濟運亦無藉於黃流也既經河臣
會議詳悉乞敕下遵奉舉行報可 五月丁丑工部覆

總河劉東星疏以河工告成甄叙効勞官員郎中劉不
盈副使郭光復等乞行巡按覆勘分別以聞從之 九
月己酉工部言頃南京鴻臚寺卿張朝瑞與臣一魁奏
議治河得失意見各別科臣桂有根看詳謂在臣以治
祖陵之水而決意於分黃蘗淮兼為運道民生之計在
朝瑞目擊蕭碭宿遷之患而遂欲塞黃堍復徐邳而東
深為陵寢淮泗之圖顧天下之事旁觀者不若當局之
為審今日河工固有重臣在也安可任盈庭之議以啟

紛爭乞敕下河臣勘明具奏業奉明旨允行間惟是朝
瑞與臣一魁原疏俱留中恐臣無從勘核乞簡發一疏
以便遵行上命據各揭帖轉行查勘竟從一魁議朝瑞
議曰今之分黃導淮者有三失夫淮與河合自宋熙寧
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至萬歷七年泗州
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為泗陵患欲拯患宜導
淮欲導淮宜議高家堰漕臣褚鈇謂泗陵水患病在高
家堰而開周家橋迄高良閘止真對症之藥何好事者

倡為分黃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患
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為患宜分黃導黃淮
為患宜分淮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也乃分清河之黃
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也近日淮流
稍安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功分黃曷與焉其失一
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河闢分則力弱力
弱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河不兩行所從來矣至入海之
處尤宜會同神禹導河既分一為九以殺其洶湧之勢

復合九為一以迎其奔放之衝禹貢曰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於海是也清河縣黃家壩去入海處僅三十里
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
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症行醫也今舊河深闊
如常新河淤淺日甚新河未開不見害新河既開不見
利而帑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一十四萬徒
付諸東流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河行舊河必塞舊
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運道何近有欲開腰鋪

河者幸得撫按之辯而止黃家壩去腰鋪僅五里許是止一腰鋪河又開一腰鋪也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古記之其巡視貴勤其防備貴預也黃堠口之決已非一日萬歷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為山東濟寧道副使屢言其宜塞顧五六年來視為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河而黃堠口遂大決繇西而南漫流宿州等處五百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舊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運道乾涸漕舟淺閣遂貽公私無窮之患其失三此三失為功為

罪必有能辨之者乃河道諸臣居功不疑且倡為黃涸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思耳然則如何而後可亦曰塞黃涸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黃涸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黃涸口不止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聞諸父老塞全河難塞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支一支流鎮口一支流浮橋黃涸口特其支流之小者在夏秋雖深闊在冬春則淺狹塞之無難費亦不巨為今之計宜乘冬月水落并

力塞之俾河繇徐呂邳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甚為便計如故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因人力以浚之夏秋水漲或緝遙隄以奠之或整滾水閘壩以宣之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成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決濟寧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修黃陵口五閱月而隄成今日亦當如是矣徐邳故道既復新河即當廢棄以其無益而反害之也近高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然泗水未見全

消者蓋聞泗州有浮水有積水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
害小而去遲諸閘既開浮水不足慮矣若夫存積之水
謂宜令民有河渠者濬其河渠有溝洫者濬其溝洫俾
水有所歸而不為害或教以三吳水利之法治渠灌田
則積水漸消民田通治亦泗民之水利也其高寶湖水
倏然盈溢者蓋高堰以內上流也以外下流也上流決
則下流溢勢固然耳今高堰一帶閘壩不可不闢也亦
不可深闢也宜度地理遠近勢之高下於堰外有溝港

行水之處狹者為減水石閘闊者為滾水壩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順閘壩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滾閘壩之外以入湖庶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內堰外各得其所泗州人民不起盜決之念祖陵風水永無破壞之虞真一舉兼得之術也近河臣經理周悉第思其拘於前議未即毅然出一遠猷且分黃蘗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淮濱曾為河官聞見頗真不敢不言也工部尚書楊一魁駁曰朝瑞海州人也州名曰海自古水之壑也

自昔河臣潘季馴請帑金八十萬兩創築遙隄障全河而束之海州獨免水患臣疏河繇黃家壩下五港又建滾水壩繇鐵線溝入於海未免小有害於海州然為天下計者不顧一方往時水患嘗移之淮右矣歲歲增隄束河愈高壅淮愈深祖陵沉淪已二十年至按臣牛應元始繪圖以報皇上赫然震怒斥在事之臣特遣科臣等會勘朝瑞豈獨不聞何百慮其家不一慮其國即彼稱欲拯泗陵之患宜導淮導淮宜議高堰漕臣褚鈇開

周家橋達高良閘真正對症之藥殊不知閘武家墩淤
淺河臣與科臣張仝程已先取捷見效彼時周家橋高
良閘尚未興工伊妄稱近日淮流稍順泗患稍減皆開
橋建閘之力將誰欺乎至謂黃流為患宜分黃導黃淮
流為患宜分淮導淮弗思黃流宜分分則其勢減而不
為淮病淮流宜合合則力全而不至為黃扼黃淮合流
於清口二水相關黃高一尺則淮壅一尺淮退一步則
黃進一步黃倒灌於沙橫截上流四五十里壅淮瀦蓄

於盱泗之墟汪洋如海夫是以有祖陵之患頃自分黃
以來始見清口淮反高黃反低長淮縱出將張福二口
衝深一二丈闊百餘丈而泗州隄亦淮河之水頓落一
丈湖陂變為桑田民有平土而居可見分黃正所以導
淮此有目者所共見伊獨謂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
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不知下流壅則上流溢水
之源委尚未分曉乃敢妄談是坐井觀天也又謂河不
兩行似矣神禹只疏九河今黃壩分疏新河是分一為

二下流仍合淮於周莊再會合於淮於港上師禹之意
所謂同為逆河入於海也黃壩去海口凡三百里妄稱
僅三十里費銀不滿四十萬妄稱六十萬又過慮舊河
塞有辟清河六十里運道而不知臣先已預為之計議
將黃口河渠兩頭建閘以備運道之舊河更近且便臣
原題稱舊河淺則繇新河新河淺則繇舊河兩河俱存
奚碍運道伊稱黃堦口宜塞查欲塞黃堦須先挑舊河
臣曾荒度舊河淤高一丈之上計有三百五十里之遠

計公費非百萬金不可工大費鉅未敢輕舉乃另看得
小浮橋上源即黃堦下流中間淺阻者僅四十里乃因
勢而利導之兩年漕運頗得其濟方圖大加疏濬誤蒙
簡命俾臣回部幸得總督河漕侍郎劉東星代之行所
無事仍從小浮橋上源導河今已挽回南徙之河十之
七八下徐呂二洪運道通利何曾不復徐邳河道哉若
塞黃堦是塞源而欲下流之通萬無此理伊謂臣有三
失臣常千慮幸有一得但與朝瑞私臆之見不覺異同

耳伏乞皇上將此疏與張朝瑞奏疏敕下九卿科道一併叅詳恭候聖裁 十月甲午以三仙臺趙家園等處

河工告成加總河劉東星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及工部尚書楊一魁俱廕一子國子生仍與侍郎趙可懷各賞銀幣有差工科給事中韓學信郭如星桂有根等御史楊光訓安文璧郎中王在晉等各賞銀有差河道副使郭光復陞叅政管河郎中劉不盈加服俸一級各賞銀十五兩運同趙垌曹惟嶽等各賞銀有差

明神宗
實錄

是年河決堅城集故道涸絕

徐州志

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正月己巳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劉東星疏辭河工恩命不允 九月壬子原任戶部尚書褚鈇卒詔賜祭葬如例鈇榆次人嘉靖乙丑進士歷戶部尚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兼治河道河工成加太子少保尋解任卒於家鈇練達有幹才所至著聲績而撫輯兩河尤為人所傳誦云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八月丙寅朔總理河道工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劉東星以病篤乞休命在任調理

九月己亥命總河諸臣踏看河道及時定議以聞 壬

寅河南巡撫曾如春奏報河決蕭家口等處先是開封

歸德二府大水商丘蒙牆寺黃河水發衝決蕭家口百

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變為平沙商賈舟

不暇解維盡寘平沙之上蒙牆寺向在南岸徙寘北岸

商丘虞城多被淹沒如春又云此河之決徙也非決也

科臣張問達言黃堙口在徐邳上流而蕭家口又在黃

堦口之上流二十一年河決黃堦口由趙家園等處疏濬以濟運道已而趙家園又塞徐淮三百里幾至斷流今蕭家口之決河深沙平而商舟即寘平沙之上未有商舟不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堦口以東者明歲之運船與今歲回空之船可無慮乎乞命河道諸臣從衝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橋宿遷縣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查勘詳議料理上是其言 癸丑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劉東星卒東星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為吏部

右侍郎丁艱戊辰河決起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
總理河漕河漕之有總理自東星始是年八月開趙國
循商虞以下至於彭城賈魯所濬故道也起曲里鋪至
三仙臺凡四十里又起三仙臺抵小浮橋開支流若干
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若干里嘉靖末估費四百萬
是年僅十萬凡五月成特晉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蔭
一子明年庚子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辛丑鑿泇河
泇河界滕嶧間通淮海引漕甚徑萬歷初數遣官行視

嘗鑿韓莊中輟東星力主其役初議百二十萬費纔七
萬所闢已十二三而病不起矣東星歷官三十餘年布
衣脫粟家人化之其學以清靜為宗病革猶從牀簣治
書經理河事云天啟元年謚莊靖 十月戊辰工科給
事中張問達言治河於初壞之日猶易治河於極壞之
後則難昔之難止泗州陵寢今治陵寢而又兼運道且
運道一壞於漫視黃堠口之決不早杜塞再壞於并力
洳河以致趙家圈之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

蕭家口又衝決於黃堦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繇漕河入淮漸至漲漫勢及陵寢今劉東星已逝總河重臣急宜推補令酌議緩急先為隄防疏導以為目前祖陵明年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尋別道通運長策庶幾數年大壞之河工可以次第修舉奉旨黃河橫決恐侵泗州祖陵且妨運道河漕大臣既缺著便會官推舉剋期赴任一面行文與各巡撫多方料理無得坐視水患 壬午大學士沈一貫言黃河決於歸德地

方盡趨東南潛入淮泗而黃堦斷流徐邳淺阻回空糧船不得回南漕渠不可收拾而祖陵又有衝決之虞總河大臣已經再推望早賜點用責令刻期赴任不報

戊闕大學士沈一貫數催點用總河大臣因言事之最

急者有三其一則黃水侵淮而泗州祖陵被其患再緩不治雖鳳陽祖陵亦當被其患夫祖陵國家王氣所鍾祖陵被患豈唯列聖龍蛻之藏不安於地而千萬年聖子神孫托根基命於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傷其

先塋愛及一草一木况帝皇之家動關宗社亦切聖躬
最不可緩圖者也其一則黃水侵漕河而運道阻塞南
來千萬艘停閣不進京師之米糧日貴百貨日少三輔
沙礫何以供六宮廩百官餉九軍九邊而育養邦畿千
里之民亂生輦轂其憂不細非社稷之福也其一則河
南山東徐沛之間乃中原都會之區譬之身為腹心之
位譬之家為堂除之所此而昏墊耕耨莫施商賈不出
則腹心潰而四支皆壞爛不可收堂除榛而四隅皆阻

隔不可通故中原之民尤當愛護中原之地尤當墾闢
令其陸沉如海而無完土非社稷之福也從來比河道
關係之大於九邊比河臣責任之難於禦虜人臣既莫
之任皇上又不令任臣實憂迫如坐針氈若托之非人
或因之為利不顧利害之切身第取錙銖之快意此視
國事若兒戲而計之至愚者也臣為此懼竭忠盡言亟
點廷推之外更無要術專委河臣之外更無奇策早責
成一日則早拯救一日使之講究利害之歸處置疏塞

之法此十人者已極一時之選唯皇上選擇而使之耳

庚闕南京右都御史李願改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事務仍命兼程赴任管事 壬闕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言諸臣談河患者

言人人殊大都皆以當日黃河之分而不挑黃堦之決而不塞致令水涸沙壅下流淤而上流潰運道阻而陵寢危為當時河臣見任工部尚書楊一魁與已故尚書劉東星失算咎也東星既以憂瘁致死而一魁自陳治

河始末及河決情形之疏亦數百千言其言分黃導淮之說不塞黃堦之故與今日蕭家諸口之決皆在黃堦上流且謂河性靡常能焦勞於數載之前而不能逆料於數載之後其言甚具然亦豈能遽辭其責哉臣以為宜令一魁解任回籍并敕在事諸臣備將修舉河工以來河臣的係何人何處并何年月應築不築應浚不浚果否失策以致敗事從公勘奏而後聖斷加焉庶情狀核而人心咸服勸懲當而河患可除耳不報 辛酉工

部覆奏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疏河南張家樓決口在
開封府東北蒙牆寺決口在歸德府正北全河既潰勢
難捍禦不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而功集也查得張
家樓決口尚小堵塞易就蒙牆寺西北宋家莊上流傅
家集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黃河灣曲之所須開浚直
河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劉家口止約長十
二里大加挑挖務俾深闊容受水汛并將李吉口以下
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黃堎口以

南如馬溜武家營何家集各處決口速行堵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全河來復灌於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目前急切之計似無出於此者查各處決口俱係河南地方前經廷議推補總河未奉旨允焉敢擅行趁此入冬冰凍用工頗易移文河南巡撫曾如春預先料理一面仍候簡點總河大臣庶不致於誤事從之

關

先是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疏請簡用河臣言

總河一缺屢請留中皇上豈靳而勿予耶奉旨河漕重任再推二員并前推通寫來看 十二月甲子朔工部尚書楊一魁覆奏御史高舉條上河漕三策言今之河利於東注而不利於南徙一恒人知之第全河盡潰勢難遽挽堵塞之力談何容易故臣等前疏必欲從決口圖之如傅家集宋家莊等處開浚直河引水東流并浚李吉口以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行挑挖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橋以防全河來復

灌於鎮口之患然後塞黃堦口以束其流再塞新決口以障其溢庶乎正漕有歸故道得復不然下流不浚即上流已塞而旋塞旋決或此塞彼決竟何益哉故臣以為開直河塞黃堦浚淤道者此正策也今日所當急行者也洳河之役全賴山東泉源之水先經挑浚未見深廣且中經梁城彭河葛墟嶺等處山多石礪攻鑿難施故口僅一丈六尺淺亦如之即今回空商楫既可稍稍經行則成功可惜似當大加疏鑿或相度地勢每十數

里築壩一座中置木閘以資蓄洩以待新運即一時水
淺不妨起剝其韓莊渠上接微山呂孟之間多方疏導
俾無淤淺阻碍之患順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為運道接
濟之資亦一時權宜之計故臣以為浚洳河底成功濟
漕艘者此旁策也今日所當併行者也至於開膠萊河
一節先臣劉應節亦曾開之而旋罷矣彼所開固新河
也一病於黃埠嶺之險峻再病於馬家濠之巉巖三病
於大小沽之直衝故疏鑿不易迄無成績今臺臣所議

欲棄新河竟復元時故道誠為最便但此河計地四百餘里工程浩大其間道里險夷疏開難易經費多寡與夫河海更船之故借用班軍之說皆非臣等所敢遙度者宜轉行各該河臣踏勘相度計議停妥覆請定奪故臣等以為開膠萊河以復海運之遺以防河運之窮者此備策也所當竢議定計得而後行者也行此三策而又在審緩急循次第功不混於濫施期於中窾畫不拘於築舍期於有成竊以為當今治河要務計無出於此

者得旨著行治河官上緊將舊河挑浚決口堵塞淤河
既有成績也著挑浚備用膠萊河行山東撫按踏勘明
確來說 癸酉吏科都給事中桂有根等疏催點總河
大臣因言漕河淺澀挑浚不易祖陵昔受水患黃河之
衝決尚在黃堦迤南茲又上徙於黃堦之西百數十里
歸德永城而下通為巨浸春夏之間雨水暴增恐淮泗
益不敵黃而祖陵左右復為沮洳之區矣先年黃河漕
河用兩大臣僅僅竣役自并漕河於一人曾幾何時遂

至大敝今奈何欲引為漕運之利則又難時河未南奔
害猶易避今歸永諸處大決泗州之野為望洋欲因以
避陵寢之害則又難往年河臣與河相習或數年或十
數年猶得徐圖利害而今欲以數月之人力奏八年之
禹功則又難以故羣臣談河危於談虎下方畏難上復
悠悠墮計如國事何奉旨先年因黃河泛濫關係陵寢
運道不吝錢糧命官疏治如何今又衝決著該科查叅
來看河南鳳陽山東巡撫各有信地之責著各上緊疏

浚堵塞不許推諉吏部屢推總河大臣還會同各官推舉實心任事熟知道的兩三員同先推一并寫來唯才是用毋得顧忌不舉及徇私濫舉亦不許再行延緩

神明

宗實錄

是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曰河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陵寢故議開黃家嘴分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堠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園三仙臺等處疏淪上流以導其

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源頭既微來流日少此
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
強為耳惟徐邳一帶運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
匪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勘趙家圈
三仙臺李吉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壅塞應否
開浚或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今加河
工程既有次第一面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克濟

通漕
類編

是年八月工科左給事張問達奏自黃堍口之決而

南徙也徐邳三百里幾至斷流河臣乃議趙家港以東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堪以開濬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此工竣而河水漸深船行漸利抵壩交納亦不逾六月今則頭幫之船至七月始抵壩後幫循次而進又稽時日交納遂甚遲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而因寒守凍者多矣總河尚書劉東星於趙家港告竣復采舊議開泇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為運道便宜經久

其心亦良苦矣顧連汪二黃泥灣以至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礫畚鍤繁興工尚未就而趙港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益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即壅淤倖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漸渡閘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八里港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則右塞前開則後淤而漳河

之水不由故道經三臺江廻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
此一萬三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
能進之速河道既壞難以再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
徂冬工力可用則不可不及時以治 九月間達奏
接河南巡撫曾如春揭稱本年七月十九日開封府
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尺又漲高一丈三尺水高於
隄至有一二尺之多又商丘縣蒙牆寺黃河水發衝
開隄壩向東南一帶由楚家灣楊先口隄北高者三

四尺低者一二尺泛漲未定自金灣鎮王家樓長隄四十餘里水俱平滿將焦橋并王家樓水越長隄經過勢難防禦又歸德府蒙牆寺南隄一帶將蕭家口衝決一百餘丈波濤洶湧勢委難禦八月內又接巡撫曾如春揭帖具稱開歸二府屬祥符等州縣水災異常其蕭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為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涸平沙之上即蒙牆向在南岸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淹沒明

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伏望皇上亟敕總理河道
尚書及直省撫按河道諸臣從衝決源頭下至徐溪
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查勘作何防禦
杜塞如何濬治疏通速為詳議料理庶於民命國計

有裨矣

續文獻
通考

是年兗州府同知鄭金以黃堦之工未竣親行熟視
極力築塞未竟三十丈明年上流決蒙牆商永悉為
巨浸以金敢於任事而不達水性故也

南河
全考

行水金鑑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四十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丁酉工部請給總河右侍郎李
頤敕書得以便宜行事許之 壬寅署工科右給事中田
大益言黃河為患已極治河失時日甚請亟將楊一魁罷削
勛處嚴督李頤星夜到任不報 二月戊辰工部尚書楊

一魁覆河南巡撫曾如春疏近因蒙牆等口衝決黃河盡皆
南徙勢趨邳宿今不亟圖轉盼水漲狂流非唯生民受昏墊
之虞抑恐陵園有侵囓之患修築汴隄以障南徙誠目前保
護至計第工程浩大費不下九萬該省歲修止六萬餘應留
漕折臨德二倉贓罰事例等銀以濟急需又汴隄上自歸德
下至靈虹接連歸仁隄數百餘里若今河南地方已修完固
而靈虹一帶尚為殘缺則狂瀾盡復奔南前工虛費應一并
修築高厚始保萬全宿遷小河口乃睢水出洩故道河渠尚

未深廣兼以耿車兒灘橫隄年久殘廢莫能障禦爲今
之計速應疏浚小河口山渠仍倍築耿車等隄使黃流
盡歸小河口則瀾漫自消而祖陵庶無他虞第前隄槩
築決口旣塞倘下流不浚上源必復淤塞恐衝決之患
又必不免應通行各該撫臣同心興舉毋分爾我以上
工程俱限春月報完詔嘉納之 閏二月甲午朔鳳陽
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要之策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倣
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

堅城集至鎮口閘止挑濬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
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部覆請詔濬河建閘及留漕糧
等事令該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
動用興工毋得推延悞事 丁未戶部總督倉場右侍

郎趙世卿以鳳陽巡撫李三才議留江北江南漕米抵
河工支用疏爭之曰自河決以來運道梗塞臣爲倉儲
計且欲躬負土石以障洪流豈其一念杞憂甘後諸臣
顧今太倉匱竭一歲所入不足以當一歲所出竊計二

年後六軍萬姓將必待新漕舉炊而又遠在數千里外
萬一水旱不時輸納愆期則數百萬生靈束手待斃尚
復有京師耶如此景象極可寒心乃欲借留漕米爲河
工需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詔歲漕旣難截留河工
正需急用有何長策可以設處諉責總漕衙門亦非政
體戶工二部還詳議來 戊午陝西河州運花寨等處
黃河水乾見底 三月丁丑給事中胡忻言總河李頤
病篤情真宜即允放敕該部就近推用責令刻期任事

詔從之 辛巳吏部尚書李戴覆巡按御史吳崇禮議
國家大務無過漕河往年並設漕河二大臣不惟繁劇
各有攸司抑且艱大期於共濟頃因分黃導淮之議所
見不同防海備倭之虞爲患孔急遂以詰戎專責之巡
撫而以漕運歸并之河臣亦一時權宜之計未可以垂
久遠況昔之漕運河道其要在淮揚故可以一人兼今
漕運於東南而河決於西北欲以一人之身而東督儲
西治河雖有智巧亦苦於力之不足矣請復舊制將總

河衙門專管河務仍駐劉濟寧往來督理其總督漕運衙門仍兼管鳳陽巡撫防海軍務駐劉淮安咨行各該部換給敕書以便行事詔曰可 陝西河州黃河水漲將河橋邊墩院房屋衝去蓋河水自閏二月二十五日流絕見底至是日突漲也 甲申陞河南巡撫曾如春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四月壬寅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頤卒頤餘千人歷兵部尚書總理河道卒於任談者謂其有

經幹可謂近代名臣 工部尚書姚繼可以河患孔棘
工費維艱請即檢臣累疏命九卿科道計議百萬之費
作何處辦其間浚河築隄建閘十九萬之數戶部協濟
三分之一先年成例具在并乞申諭刻期舉行報可
乙巳禮部以黃河淺涸疏言據陝西總督李汶巡撫賈
待問揭報本年二三月間河州運花寨等處水深不過
三尺往來人畜直渡交子岡綽遜河口黃河上流水盡
乾竭等因臣等不勝駭愕今歲天變頻仍火星失度日

光如赭風霾黃霧種種示異未有若此河之爲變者竊
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流布於天下也
今天下財力可謂匱乏而血氣亦已耗矣閭閻貧府庫
貧獨礦稅監使及叅隨土棍之家富耳神河天險源涸
流徙而中更挾百川之勢以衝祖陵扼運道此脈竭財
壅之象也伏乞皇上憬然深思罷礦稅撤中使人心既
悅天意自回將見四海安瀾九河順軌在一念轉移間
耳疏入不報 乙卯工科給事中孟成已言陵運剥膚

河工束手近得旨允工部之請下九卿科道會議唯借
內帑一切方可救急目前舍此不唯無神運鬼輸之術
亦且緩不及事望早賜俯俞不報 庚申總理河道侍郎
曾如春疏上年蒙牆口決勢難南徙而蒙牆十二里
之下若徐家口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流固在也
屹然之隄如故也此東行故道所宜速爲開復者但故
道自歸徐至宿遷不下六百餘里非集夫數千萬備金
百萬何能展手臣備查各屬衙門報前總河庫冊總計

猶不滿三萬之數日夜籌畫非請發內帑無策矣臣豈
不知國用浩繁第念國家莫重於陵寢億萬年王氣所
鍾又莫重於運道百萬斛漕糧所繇南徙之衝刷愈深
故道之梗塞愈甚倘陵寢委之洪濤胡越起於輦下即
盡捐內帑何及臣即萬死其何補哉不報 五月乙丑
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河工缺乏無措唯有請發內帑及
河道歲積錢糧近以稅使搜括五萬三千有奇望諭令
照數還給以濟目前急用得旨內庫缺乏各項進供待

用有何餘積茲不得已且借用太僕寺馬價三十萬兩其原屬河道錢糧五萬三千亦令留用以後不必搜括其戶部原議之數依擬此外尚須接濟爾部悉心計處丁卯大學士沈一貫朱賡題昨蒙諭發馬價以濟河工具見皇上注念陵漕德意但京師外庫錢糧更無他積獨此馬價一項耳邊餉已借百萬今又借三十萬倘有本等急用於何取資且河工浩繁又非三十萬所能即了臣等敢獻一籌切照河漕所以久而無敝者實以

歲修不輟之故而所以能歲修不輟者實以河道頗有
餘積之故自稅使搜括以來所在罄竭如洗遂令工作
無資河乃決裂今至借馬價矣若尚搜括不休譬猶方
喂飢人以食而復割其肉豈但無益大憂將立見矣謂
宜明敕稅使毋復將河道錢糧搜括毋復將河道工程
騷擾同心協力以圖裨助而後河有可治之時此不過
費皇上一言而殊勝作許多區處也自礦稅來皇上屢
有不許加派小民之旨但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今工部

措處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不過議加派耳而不得不與前旨相背矣又總河侍郎曾如春書來言山東巡撫黃克纘偏執王家口不可開之說所轄道府無敢明目張膽以持忠議者事勢人情終難歸一究竟必祈遣官一勘始可定囂臣等看詳甚以爲宜凡舉大事必有勘差昨工部有疏已經票上未蒙允俞臣等以爲勘科關係河務緊要早乞皇上俯賜檢發更祈天語叮嚀委任責成五月丙戌工部尚書姚繼可言皇上旣爲陵寢根

本慮而又念時詘之可憫爲東南河漕計而免行搜括
之貽害審算周詳俾河臣可旦夕舉事不至束手無策
而臣等亦得效犬馬以仰紓宵旰之憂除馬價銀三十
萬兩已經移咨太僕寺查發其河道錢糧五萬三千移
文稅監扣留聽總河徑自取用外所據河工百萬之費
缺六十四萬有奇先年戶部允協濟一十二萬尚缺五
十二萬有奇邇來內外工作頻興監庫傳派繁鉅外解
纖微庫貯無餘此舉朝所共知非臣所敢推諉也及查

河工大興歲修可已之數此內尚可通融伏秋在邇疏築宜勤若候設處全完未免耽延時日唯將前項見在銀兩先行解用其餘不足即於本部河道歲修銀兩陸續那湊且工程浩大其間可省可加或增或減總河臨期另有酌處臣等似難遽定也得旨河工需用緊急便令各衙門遵行內稅監五萬三千兩如未解準留用若已解進不必扣留果有不敷另行具題議處 六月癸巳工部尚書姚繼可覆山西沁州知州余汝爲條陳河

務一沿河任事之責宜均夫河南山東鳳陽巡撫俱兼
河務中河南河張秋夏鎮泉閘俱係管河特以事權不
一設總河都御史節制之耳今秦越其心獨累總河以
致物故者削奪者後先相繼而總河遂爲陷穽請申明
璽書各處有河地方分任其責功罪一體庶同舟之念
自專而事可永濟一河工緩急之勢宜審治漕治淮原
非兩事疏濬塞三法本自相資夫淮水汜濫爲祖陵患
者黃水灌入淮水不出湧而起耳往時淮安閘口水漲

則築水涸則啓年來規制廢格黃水倒灌入淮遂成巨浸故分黃導淮此議甚當夫南流不斷又增決口水入止藉瓜州一閘豈能宣洩宜修舊制先斷淮安閘次塞蒙牆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芒稻白塔射陽三湖引淮入海使有所歸如是而淮泗之間不安流祖陵尚憂淹灌萬無是理也決口之初宜急包裹兩頭不使埽闊此爲上策今已無及擇其稍緩稍狹處可施工者塞之下流既壅上流必淤乘其既淤然後補塞決口於力

最便一山脈河水之性宜熟形家言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爲中龍由陝入嵩過曹縣起泰山盡於蓬萊三島左一支自桐柏分水曰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曰渭而黃河北流從天津入海此禹故道也自宋熙寧間引河入汴勢遂入淮貽患迄今此不察地脈之故也夫黃河萬里遠來合水旣多更加雨澤湍急難制以區區人力事之不知量矣然水本就下帶土而行急則深緩則淤宜急不宜緩故可合不可分可以停而淤亦可以刷而闊

沙與土異不可聚而可囊揚之則浮刷之則去凝之則堅此其性也識沙之性故令河不必開借水刷之堅土難立致借囊沙築之識水之性故支河必不宜鑿欲塞上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此理甚明人所易見者唯山之土石有骨起伏有勢高下分合本自天然善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以奏功合選知地理有心計者沿州逐縣相度形勢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漫嘗而徒費一錢糧經畫之制宜豫上策宜借帑發水衡

錢或議漕糧改折如先臣潘季馴所奏上則倣兵興故事內外省直協濟下則責成河南山東鳳陽院道各從地方工力酌議方略其行漕地方量派夫工助之而河道督臣總其成庶可措手今請發內帑已奉旨內庫缺乏似難再瀆水衡金錢之匱舉朝共知唯請留漕糧先往戶部咨允協濟五分之一本部題將漕糧抵數已奉旨準留其內外直省協濟河南山東鳳陽派夫值河工大舉之時近河諸臣自當分憂正所謂責任宜均之說

也一治河簡便之法宜采不必別鑿此河向有故道如李吉口至徐碭間隄岸尚可因也不必議開全河中間略開小河一道通水自下而上近水處量留數丈以俟塞口將成并力運之黃水自然歸漕沙逐水走自然深闊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舊議塞口必用捲埽每埽長闊不過以丈尺計所塞幾何往時崔鎮口決長不過一里深不過一丈二尺計用人工椿草蘆麻等物并斜築上流共用銀一萬六千兩今蒙牆口長數里深倍之當用

銀三十餘萬且有憂其難成者如臣前議不拘決口遠近從中擇其可施工者兩岸築入先用柳條單土隨宜築之次用囊沙之法中流最急處用船船不必另造也查各處運糧船拆造原有定額每拆一船除蓬桅外估價不過二三十兩計費止三四埽之值耳宜於糧船回南過淮時查該拆卸者留用在廠者責令各處船夫駕至淮上收管約有千隻似省而便囊沙不必用布也江南米包每個值銀八釐再加草繩二丈即用百萬不及

萬金即以開河夫裝貯沙土每包定以六斗以草塞口以繩繫束一人可負而走運至工所俟釘樁一定以埽捲邊運沙連包入水時日可集至中流急處方用舊糧船先期令夫船運土石或沙草滿載撐駕河濱每船用木椿三四根下釘以篾簾相挽以鐵猫扎定然後加土鑿沈一時而下水自阻塞更新開水道并力挑通使黃水流通故道自然深闊其費之省約事之速成可坐而照也一夫役募集之方宜酌河工重大役民動以萬計

當此災傷之後沿門起夫裹糧從役大拂民情倘行臣
前議開河止於通水借水刷之可省工力十分之四塞
河用船用囊沙二法可省工力十分之三往時用夫十
二萬十四萬者今可用夫七八萬而此七八萬先借留
河南山東鳳陽班軍次宜借洪夫閘夫及淮安牙募夫
總計二萬有餘此輩有本等工食每日每人加給銀一
分約束頗易然後議起民夫選能幹有司統之并力興
作河工自可計日就緒矣一天時寒暑之候宜乘河上

之役入伏則水發難禦至凍則鋤畚難入唯春月夏四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若不預爲區處將來鮮不悞事宜行總河督臣速將築塞開浚事宜及錢糧夫役料理應分三四工以淮安塞口爲一工以蒙牆塞口爲一工以開浚舊河水道分作兩工各以本處道府官董理之坐名請旨而以往來相度稽察催督責之贊畫一切停妥待時而行庶臨期無悞其疏下流如芒稻白塔等處俟事定後相度議行一加河挑浚之工宜罷先臣朱衡

覆勘洳河謂性義嶺有沙礪侯家灣有巨石自梁城以
至馬蹄灣湘底板石長五百五十丈闊七丈工力難施
費以三百九十萬計勘科議覆今疏導之豈收全功不
過借湖水以資糧運爲目前計耳查洳河起自呂梁十
里之下至宿遷之上落馬嶺正中有柳湖周湖連江蛤
蠔二湖接濟最便而呂梁以北宿遷以南勢必取資於
河若南北不通開洳奚益是開洳河不能不治黃河工
有二用費益難處應停止并力河工詔俱依擬行治河

大事令照防邊例總河與各巡撫共任其責功罪同論
八月甲寅工科給事中胡忻疏臣惟河患上侵陵寢
下妨漕運治河者求其無害於陵運而已不必於地方
俱有利無害也頃者我皇上軫念河工事急特命漕河
御史崔邦亮會同總河及山東河南直隸撫按等官勘
議近諸臣投揭到科謂山東曹縣王家口有迎溜入淮
之勢必欲挽全河而東無逾開王家口已而人言嘖嘖
有謂王家口之開河南以爲利山東以爲害者有謂河

身低王家口高即開水未必來者有謂山東巡撫以開王家口爲不可故會勘無疏且告病以自明者有謂總河亦知其不可故持論兩端以築隄建閘爲得策以復全河耗財疲力爲多事者於是河南道御史牛應元疏請詳議蒙下部覆勘臣愚謂河自蒙牆決口而下暨徐邳宿遷之間經歷三省豈能盡有利無害哉第當度地勢視水性爲陵運計耳地誠高難以引之東即利河南豈可縱使嘗試地誠下可以挽全河而復故道即不利

山東安能從旁尼止蓋臣先國家而後私圖不當各分
畛域王家口誠不可開何不於會勘時明證可否若之
何輪蹄鱗集而議者始從中格謂事體何臣竊爲山東
撫臣不取也至於總河皇上旣挈全河付之治則其功
不治則其罪果能實見得是即宜斷在必爲天下非之
不顧持兩可之說何爲者若曰錢糧無出恐生變夫人
未有自絕命脈斷咽喉者國家即匱乏寧坐視陵運阨
危河臣受困乎臣意春初我皇上憤河事決裂斥逐悞

事之臣簡任河臣假之便宜若朝不待暮陵運庶幾無
恙顧不於無事時興工料理爲陵運長久計一旦水患
叵測隄潰閘洄起而圖之何及哉伏望皇上以和衷責
撫按司道等官以佐事責河臣務期商確具題刻期舉
事於陵寢非小補矣 戊午工部以奉旨會勘河工等
事覆李思孝疏奉聖旨國家興舉大役不嫌再三斟酌
河工旣前有旨著再勘昨科臣疏內又有異同還行與
在河諸臣矢公矢慎務求至當永利不得有分彼此以

妨國事爾部裏一面處治錢糧以待興作免致臨時無措十二月壬子禮部題河工鳩衆二十餘萬浚二百里此國家非常之役乞倣古人沈璧之意允總河所請令擇日致祭庶賴神庥以便經理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永南徙而河與淮會入洪澤有關陵麓總河侍郎曾如春開挑王家口至明年秋工垂成而單縣蘇莊之河又大決矣

南河全考

是年秋河淮俱漲田廬畜產俱盡比壬辰水更大

淮安

府志

是年河決荆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
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於
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即以宋爲河纖毫不費
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賈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
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
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死者又數

百萬家

賈開宗
治河議

是年李公頤掌南京都察院事時黃河汎溢總河大臣或以罪去或以憂死迄無成功致厯主上旰食擇可爲荒度者廷臣會推十數人未允及推公次日命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兼程赴任蒙霜露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遙周咨計畫唯順下流爲永賴具疏奏報先定期日鳩工疏略云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乃能鞏固皇陵永濟漕運先爲隄防挑浚以

救目前一時之急繼則殫力疏鑿以爲日後經久之計第恐汴隄增修新土未堅則難禦排山之勢閘坐增建黃水斷流則實慮膠舟之患洳河備運濱湖支渠未開則又虞風波之險每一念及心悸股慄寢食俱廢敢不唯力是視幸而有濟何敢言功敬陳施爲之略少紓宵旰之憂疏上天子以爲然溫旨慰勞時公方督率各屬巡行經理更念脂膏已竭時絀舉羸日夜焦思即積瘁嘔血輿回濟署卒贈兵部尚書

劉應

麒麟撰大司馬李公行狀
貞號及泉餘千人隆慶戊辰進士
按頤字惟

行水金鑑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四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正月乙丑工部言山東巡撫黃克纘奏開王家口固為得策而塞蒙牆口亦屬急務蓋王家口為蒙牆上源上源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洩下流洩則沙易壅沙既壅則上源潰決之虞必有所不免者宜命總河酌

覆從之 戊寅工科都給事中白瑜等以總河曾如春揭稱
河工見在銀七十萬兩尚欠三十萬兩錢糧不繼恐盡棄前
工因上言國家旣欲護帝鄉陵園之氣又欲漕江南百萬之
粟挽全河而歸之故道皇上何愛三十萬不為陵寢民生永
遠計乎且河程四百里而遙其錢糧分管當先立碑碣自司
道以下承管諸官某人某地一一勒名若開歸地方防隄與
防邊同增卑倍薄歲有修銀候人番卒各有疆界與其查叅
於後來不若嚴核於今日碑碣分樹功罪自明不報 丁亥

戶部覆總河曾如春條陳河上切要事宜三款一儲薪米將濱河一帶州縣動穀碾米運赴工所以備治河人夫食用蘆草秫楷徑行附近有司先發官銀時值米辦一議蠲恤查僉派河夫州縣各將本年存留錢糧酌量蠲免其二十八年以前帶徵係未徵在民者準三十一年停徵一年以寬民力至於漕河挑沙築隄之地既屬小民恒產悉聽河臣會同該省撫按劑量安插毋致失所上曰省直屢遭河患今工作繁興夫役衆多百姓辦

納艱難著各官加意撫恤接濟俾令鼓舞趨事 二月

己丑吏部言總河曾如春疏河工切要三事一示激勵
見任河工州縣正官著實分別舉刺一明職掌河上委
官專以該管河道爲主別道不得干預一設贊畫二員
比東征事例 四月庚寅兵部以河工急需請於南京
部總庫動支二十萬兩淮揚馬價一十萬兩兵部疏議
陪京備用亦屬吃緊不得已酌動十五萬先後給發兵
部覆請從之 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如春卒

如春臨川人乙丑進士清修勤職其治河也力主開王
家口不撓羣議上方憚財用獨不愛六十萬畀之責成
之命日下春亦竭智畢力至是卒於官議者惜之工科
右給事中宋一韓等以治河任重時迫請令淮撫李三
才帶管上曰河工垂成忽失總理大臣陵運所關萬分
急切該部便即會推才望任事的二三員候旨簡用馳
去以奏膚功 己酉吏部會推河道將各衙門所舉彙
名上請上命李化龍以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且曰河

工重大著便星馳前去不必例辭 庚戌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請急點總河并簡用河南巡撫上以河工緊急令李三才就近暫管候代其河南巡撫事務關係河道者該省巡撫暫與管理 癸丑工部尚書姚繼可題總河應照邊鎮事體令江北河南山東等處巡撫官悉聽節制載入敕書一體遵行其藩臬有司等官有所推舉撫按衙門相同俱準正薦玩忽不遵者不時叅治從之 五月戊寅原任川貴總督李化龍辭總河新命上

不允且以河工甚急令速赴任 六月癸卯工科給事中鍾兆斗題自新河口開而故道漸通攔河壩築而決口漸塞在事諸臣之所稱說一惟以併力下埽盡塞決口使全河東注爲第一義今則下流未塞上源已決且下流又多旁溢之水前此集百萬之生命畢力於新河今此合數省之物力盡用於決口未塞尚可爲也塞者復決何以繼之伏秋水漲而不及塞猶可託也水退之後而不可塞何以禦之壩功垂成而忽廢新河旣通而

復淤而新總河兩奉明旨督促尚未任事乞行申飭上
曰河工成否未定緩急難措李化龍著刻期赴任毋得
再行延緩 乙巳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因李三才揭
遂上言黃河故道已復陵運無虞惟是蒙牆決口未盡
堵塞李吉口堅城集間有淺阻未盡挑浚南岸隄防單
薄未盡挑築義安山清入小浮橋未盡歸一徐邳以下
隄岸傾圯未盡增築而且戛戛乎歎河之難塞也防河
猶防敵師有三鼓河有三候六月是其一鼓作氣時也

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矣今以河勢虛憍
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保之法謹避其鋒急保歸
壩并固守諸要害可也然河非持久之水也每泛漲一
次不過三四日旋落矣俟其水勢消落機有可乘合用
張仁愿搶築三城之法即日萬杵齊發水漲復上可也
至於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漫散決口既難猝塞而
堅城諸處既無洩水之區恐其奔決口也愈怒其爲力
也愈專此時合用周亞夫以梁委吳楚之法姑少嘗之

以殺其勢仍候水信以爲工程可也若堅城以上深其中流徐邳以下高其南岸使下流有所容上流不得決而舊河率以塞此十全之策固非今日所能辦亦今日所不可不辦也伏望亟敕工部飛檄諸臣速依舊總河分派工程悉心料理以圖萬全上令采其語與新總河行之 壬午工科署科事給事中孟成已以河運喫緊信地俱屬中州請簡河南撫臣因言今之治河者汲汲塞舊河爲第一要務矣臣以爲浚新河爲尤要何也蓋

水惟下流則上通下淤則上決惟歸一則流散漫則淤
河若潰決淺滯水勢散漫無所歸著上流復奔騰而下
水難容注不決何待以故黃堦未塞而蒙牆即決者坐
此弊也若新河不疏無論舊河難塞即塞矣而上流之
處必有繼蒙牆而復決者此在新總河當有遠識灼見
也不報 九月戊申贈原任總河工部右侍郎李頤爲
兵部尚書廕一子入太學 十二月壬辰工科都給事
中侯慶遠以河決蘇家莊禍中豐沛餘波且穿漕而東

皆由管河運同許一誠獻議舊河臣減其濬河闊深丈尺疏請治其罪下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歸德都御史曾如春挑北河引河入淮

謝肇淛曰當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

塞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廷推即以河南中丞

曾如春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蘇莊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

橫衝運道

南河全考

曾如春治河力主開王家口領六十萬金竭智畢慮
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
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
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
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
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曲滄間如春聞
之驚悸暴卒

明紀事
本末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乙卯戶部尚書趙世卿言

河工用乏宜動支徐州分司庫貯商稅并漕米變價銀
四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兩協濟從之 四月庚戌工部
尚書姚繼可題洳河業有成績洳成而漕可藉矣至於
黃河衝徙魚鼈豐沛若非因勢利導何以拯救元元總
河議於堅城集以上開渠引河而下流多通復分六座
樓苑家樓二路而水勢多殺旣可以移豐沛之患又不
至沿碭山之城行所無事莫善於此自今開洳分黃兩
工並舉需錢糧若然眉除蘆課五萬兩本部行南部查

發外其所望漕庫馬價等銀乞敕各該臣工曲爲體亮
速發以濟急需上允之 八月辛丑山東巡撫黃克纘
言自河決蘇家莊水淹豐沛下流壅滯黃水倒灌濟寧
魚臺平地成湖況加狂雨彌旬城門之外即成巨浸單
縣被淹雖止一隅而連歲河工人夫物力半取足於該
縣運柳派及孤寡供應累及諸生此三州縣必大加賑
卹庶有起色至於漕運臨德倉糧非破格改折是趨之
斃也請於存留糧內照以分數蠲免無糧貧民準免丁

口鹽鈔災民酌量倉穀分別賑貸保定巡撫孫瑋亦言
靈雨連綿田廬漂沒請留漕糧十萬石并留撫按贓罰
少拯顛連俱下戶部 十月甲子大學士沈一貫等言

總河李化龍丁憂已逾四月久留未代而河道一役必
須總領之臣蓋雖堯舜在上不能遙斷水事必使伯禹
盡力胼胝遂之歲月以責成功今所推李三才黃克纘
曹時聘皆可用之才望簡命一人庶不致妨明歲漕務
留中 己巳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題黃河從東

北來順而南則資運決而北則妨漕今據河臣揭行隄
水高再潰單縣決口北奔魚臺不辨牛馬又南則決淮
安之老隄西則河南大浸夫決在西南特民生之昏墊
決在東北實運道之咽喉胡可緩計且河已入魚濟之
北境或不必盡東也即東而昭陽湖不必任受也即東
受而李家口不必盡南也先年張秋之決其殷鑒矣乞
遴點總河大臣以資防禦謹題請旨 癸酉陞巡撫應
天右僉都御史曹時聘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

軍務

明神宗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決朱旺口及太行隄數處民舍漂沒

蕩漾三載河徙午溝始定

蕭縣志縣志略同

豐

袁應泰知河內縣時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
蓆爲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

工部主事

明史
袁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正月乙酉總理河道少保兵部
尚書丁憂李化龍奉旨查勘兩年河工失事緣由大約

三十二年之決豐先單後豐之失失於巡視之不嚴單之失失於下埽之不早而總之則三十一年蘇家莊之決釀之也蘇莊之失或謂先淤後決或謂先決後淤南直山東交相推諉第查新河放水數日即有劉肅等口之溢非下壅何遽有此則開挑不如式之罪南直任之水已南行三月因隄防不固始有蘇家莊之決非大潰何爲使然則防護不如法之罪山東任之然而補苴多勞陵運無恙功過亦有不相掩者在事各官除黜降物

故不議外見在郎中劉不息叅政來三聘同知張執劉
崇正計仲譽知縣戴一松相應分別罰治而臣更有說
者年來緩於隄防急於挑浚及至隄壞水溢尚不引咎
於守隄之不力而且委罪於浚河之不深則何不取河
勢觀之也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岸自
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是向來運道由徐邳以達鎮
口故河北決曹單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
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河口及白洋湖而運道

涸今加河一成自直隸以至夏鎮以三百六十里之淤
途易而爲二百六十里之捷徑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
間能係運道之命脈者寡矣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
爲沼決曹則曹爲魚與夫豐沛徐邳魚碭數十萬生靈
總懸命於遙遙之一線則隄防亦何可緩也至於中州
有更重者荊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
渡野雞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一不守而北
壞運南犯陵又豈直一城一邑之利害已哉故隄防固

則上無泛溢下必順流不固而下雖通行上必旁奪此一恒人能辨之而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前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昨歲水分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倒灌之說興築塞之事緩卒之隄潰河淤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夫安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上下相較可低三四尺北高南下居可知矣若水入新河兩兩分行縱伏秋暴漲不

過濫岸而止豈能自卑趨高自下趨上哉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倒灌之說原爲失隄者逃罪之地乃其弊也人心不定人力不齊延緩失機逡巡待變甚者持陰陽之說以求兩中操縱橫之權以求兩合卒使河臣疲於奔命而河事壞於多岐則以不明於地勢與河勢而冥冥決事者之過也請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自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

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
同其功罪庶人人在事自不得分藩離人人著肩自不
暇騰口說其有怠事墮成而巧辨自文以圖分功嫁禍
者重加叅治勿事姑息下工部覆如議得旨劉不息等
各罰俸半年仍行新任總河嚴加申飭違者不時叅治
二月庚午予原任總理漕河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劉東星祭葬如例 四月己酉山東撫臣黃克纘言皇
天降割河伯爲祟自三十一年王家口大開堅城集未

竣上通下淤而蘇家莊大決則全河北徙魚臺一縣淪
爲水國矣十五社之地存者一舍有餘八千餘頃之田
存者不及千頃而環城之水高於城者二三尺隄防垂
壞旦夕不支議者遂欲將縣事改併他邑錢糧派之通
省誠不得已之計也臣等不忍以祖宗數百年舊封一
朝遽棄苦心搜括銀米令其修隄寓賑或可圖存而今
歲之事又不得不爲曲處也下戶部覆議從之 六月
甲子工科宋一韓言今日工程所稱勞費無已者無如

黃河人言黃河天上來經萬里挾百川四瀆莫敢望焉
前代正避其害我朝兼收其利所謂利者便漕也所謂
害者善徙也河之爲害所從來久遠有時而爲利者人
力勝之耳先是河決蘇家莊入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
爲梗當事者謂河險可避遂併力以事洳矣竭公私之
費拮据幾二年工力就緒雖勞費不減治河餉道亦旣
經復矣臣等復何置喙緣臣一韓來從河濱聞諸長老
之議先年開洳皆因黃河南徙二洪淺涸今全河北趨

二洪湓湓何至爲咽喉憂河之奪兩鎮口也亦奚以異
於經二洪也平溜繕隄漕事自定如去年糧艘半由河
半由泐此其証也河不勝徙安可勝避如曰南陽故事
可倣臣等未見張秋之可移也乃今視泐爲緊著視河
爲緩圖故以全力治泐以半力治河緩急利害之衡尚
猶有未盡者臣等竊謂有三可惜二可慮焉濁河河之
中道治河而欲其有利無害舍濁河將安之乎當時祇
以減費縮工卒貽後患猶幸河形宛然畚鍤易施若以

原估之數竟原挑之工議既不煩更端事必不至再悞
乃曰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遂使河身益高分疏罔效
豈不可惜南守汴隄北守太行隄令河游行容與其中
雖二賈復生不能易也乃單隄既決太行獨以一線與
全河抗衡雖四防二守三令五申大吏有王尊之精誠
小吏有主簿之忠勇猶不能保前人以艱難成之後人
以容易失之豈不可惜分黃黃淤守隄隄潰河之情形
亦既可睹矣加工既罷謂宜急復濁河使河爲正道加

爲間道竒正相生洄溢兼濟斯稱兩利俱存一勞永逸
善之善者計不出此而躊躇不斷蹉跎未已將使河加
交困勞費罔終又豈不可惜凡河之性壅生潰瀦生淫
今河滙昭陽且漸淤矣眼底伏秋已至霖潦奔發湖量
有涯不溢則潰可使豐沛之患移之魚濟倘如先年浸
黃陵岡衝張秋故事運道且中斷四百萬國儲謂何得
無慮乎河之南害陵也尤甚於北害運往年黃堠失守
大司空落職可爲炯鑒矣今其故道尚在也假令走賈

魯河出符離橋猶曰天幸倘如近日蒙牆之決潰沙岡趨固鎮將淮泗之間滿而患且上及陵麓億萬年王氣謂何得無慮乎大抵河道有全局治河有正經肩斯任者但當以精一營職以公慎矢謀以利鈍誹譽付之身外以予奪聽之朝廷而以公論歸之士大夫濟則其分也臣力何有不濟則其過也臣力既竭寧宅平而守正毋履險而設奇也或見時勢難圖物力匱乏而始擇輕避重圖易辭難是爲遷就窺矚意嚮以決進止成則居

功敗則道咎是爲觀望遷就或人諒其心觀望則人訾其行今日河上諸臣倘亦有一於是乎則臣等誠過慮顧河事而業已如此矣奈何不以憂而以賀也加工未成梅守相加四品服俸加工未覈又進太僕寺少卿咨未得則請一不已而再何太急也其無乃職業之內而有市心都人士有言王家口之役六座樓以下守相實監督之下流未暢上流自壅雖許運同諺議減工守相何不爭執是前工尚有佚罰後工累徵異數恐來三聘

劉不息有後言矣況科臣侯慶遠漕臣孔貞一所議
河事宜猶未盡舉何責報之速也即謂目前勞勩不可
不一諷勸亦須今歲漕事無虞及回空無阻然後請官
核實論功有差斯亦責實之政振飭河臣之機乎第大
河未得安流汭河終難久恃耳乞敕新任總河亟將前
河浚塞事宜據實上請計日底績庶幾可惜者收功於
補牢而可慮者銷患於徙薪疏入不報 七月壬子以
黃河洶溜運船過淮過洪期限照上年例量寬一月其

衝決處所著總河嚴督司道等作速修治 八月癸卯
河道總督曹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矣
初泛豐沛繼沿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隄盡壞今
且上灌全濟旁侵運道其勢益岌岌也臣受事未幾親
詣曹單等處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
之流相度地形體察水勢咨詢於沿河故老以求所謂
挽河之策因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
何也水性就下惟下有所歸斯上無所溢惟下之往也

順而且駛斯上之來也過而不留今河決行隄泛濫平地之上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之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雞岡皆入淮之故道毋謂蒙牆已塞而無虞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荊隆口皆張秋之故道毋謂泐役已成而無虞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災止魚濟等處而無虞於民此三者覩指知歸杞憂方大河之不得不治也明甚矧及是時而治之

人有可乘之機乎自王家口以達朱旺口新導之河依然在此因而疏通下流以出小浮橋所費有限非復昔比從此三百里長河上下條暢可冀久安機之可乘者一自徐州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河底日深河崖日峻此亦數十年所未有也因而導水歸徐容受有地昔年議挑之費皆在可省機之可乘者二蓋以水爲師因勢利導惟此時爲然萬一坐失事機忽而不治或治而仍量挑以徼天幸至於前功盡棄後患相尋其勞費可

勝悔哉今司道各官殫心竭力熟思審處謂河之中路有南北二股北股出濁河再疏再壅往事可鑑惟南股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甚順度長三萬一千四百丈有零議開口闊四十丈以至二十丈不等深皆一丈五尺共該土方四百六十九萬五千有零用夫六萬名自十而上約四百日可完水由小浮橋徐城適當其衝議於義安山建滾水壩以分其流復用石砌護石隄以垂永賴庶幾其爲完策乎惟是前項土方工價及是壩工

程估該銀八十萬兩及查河道錢糧則馬價錢糧支消已盡庫金倉穀搜括已窮且江北河南山東三省直者槩有天災之苦槩有無藝之征物力匱然公儲虛耗臣等祇奉宸綸集思廣益既不敢蹈前車之轍又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有仰乞聖恩多方處給或在工部或在別部約湊六十萬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石共足八十萬之數聽臣等於今歲九月間嚴催東兗開歸淮徐等處本折漕糧先解工所募夫支用其餘銀兩陸續起解定

限歲裏通完蓋南陽水勢日異而月不同入伏以來黃
流旁溢淤澱漕渠者六七尺不等金鄉護隄又爲魚臺
之續逾此而北直灌張秋失今不治來歲新運即有加
可通而自夏鎮以至安山豈能無翼而渡耶疏留中

十月己酉工部覆河道總督曹時聘催請大挑工費疏
議截漕糧以八十萬三分之一該改折銀二十七萬兩
再借兵部淮揚馬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總庫船料草
場馬價共十萬兩南京工部協助三萬兩此外如科臣

議於有漕省直七處照依糧數多寡均行攤派銀二十萬兩再開納河工事例搜括歲修銀兩及河南布政司山東東兗二府庫貯河道挑壩椿草等銀悉聽便宜取用務足八十萬之數各該部省不得推諉遲延以稽工作在河諸臣即當刻期挑挖用收全功得旨黃河北徙南陽運道被灌大挑朱旺口舊河使水歸故道費用浩大各部原當協濟雖帑藏處處空匱但此真不得已之役所宜應付亦難執例吝惜今次戶部可勉從工部之

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其
兵部淮揚馬價及南京兵工二部錢糧俱著如數借給
寧於別項撙節毋得自分彼此此外均攤開納搜括等
事俱依擬著會同各撫按便宜處置行刻期興工毋輕

誤妄費

明神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四十二